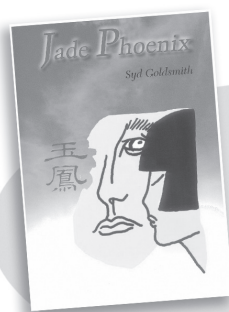


# 島國命運的寓言 / 預言？

## 評介前美國外交官高思文著《玉鳳》

陳衍秀 ◎ 文字工作者



玉鳳 *Jade Phoenix*  
Syd Goldsmith (高思文) 著  
書林/9508/315頁  
23公分/380元/平裝  
ISBN 9789574451517/874

如果說，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讓我們嘗到 1950 年代以降，攀附在美國勢力下的臺灣生活是「沒有想像的那麼甜美，酸酸澀澀，嚼起來泡泡的有點假假的。」那麼，三十年後的今天，前美國駐臺外交官高思文 (Syd Goldsmith) 集結個人記憶精粹，以同時期臺灣為背景的長篇歷史愛情小說《玉鳳》*Jade Phoenix* 讀起來又是什麼滋味？

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西方各國人士就對臺灣這塊孤懸大清帝國邊陲，看似地位未定卻富有開發潛力的「無主地」充滿了興趣，紛紛透過各種不同的媒介與文本來紀錄臺灣早期的樣貌，最有名的莫過於英國攝影師 John Thompson 的人類學考察與紀遊照片，以及傳教士和外國領事的旅行日誌，藉由他們的凝視，我們發現了更多觀看臺灣的視角，在地人習焉不察的盲點或尚未發現的妙趣。百餘年後的《玉鳳》亦承續了這個「他

者凝視」的脈絡，更難得的是作者敢於挑戰小說這個更為複雜的文類 (genre)，與曾是政治與社會禁忌的題材——至今仍然餘痛隱隱的白色恐怖。沒有親身經歷壓迫，鮮少能生動地寫出如是凝重的戒嚴時期氛圍，但以歷史後設與全知觀點切入，卻又遠遠超越了個人肚臍眼展覽式的私小說。

對初來乍到的異鄉人而言，這部精心刻劃臺灣生活細節又引人入勝的英文小說，是認識臺灣的起點。對於生於斯長於斯、著根於此或移植於此，研究臺灣社會或以華語為母語的讀者，小說除了懸疑好看、高潮迭起之外，另一個意義在於讓我們抽身而出，思索冷戰時期以來，美國如何藉由擔任「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 的角色居中斡旋，干預亞洲事務與權力均勢，謀求極大化的國家利益？在此脈絡之下，現實主義當道的國際體系與強權政治，又如何影響當代臺灣的國際關係與國際地位？不管你自認是臺灣人、中國人、外國人還是火星人，不管你平常哈不哈小說，光是衝著《玉鳳》在形式與議題上的突破性，就不該錯過！

高思文說，這本小說是他企圖了解臺灣「精神」(soul) 的嘗試。1963 年進入美國國務院，1985 至 1989 年派駐臺灣，擔任美國在臺協會高雄分處長。作者長期從事遠東與



中國地區外交工作，擁有超過 35 年與臺灣、中國與香港交涉的經驗，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與廣東話。在文革暴動之際，他騙紅衛兵說他是來華學習中文的傳教士才逃過一劫；亦曾秘密推動臺灣的民主運動，與當時諸多黨外人士私誼甚篤；高思文本身就是一則跌宕多姿的歷史傳奇。

跨越時空的顯微探索，抗拒時間的毀壞與遺忘。《玉鳳》凝聚了作者半生經歷與見聞，生動而不失細膩地再現了臺灣交織著美國夢與反攻復國情結的歷史情境，以宏觀視角反思臺灣獨特的殖民歷史與文化性格，種種形塑今日臺灣樣貌的歷史偶然與不可抗力，在小說舞臺上一覽無遺。《玉鳳》場景遍及臺灣南北大城小鎮，從老蔣在澄清湖招待高級將領的尾牙宴，寫到信義路曲折巷弄裡的清粥小菜路邊攤，真實與虛構的人物一起現身亮相，個人際遇與家國隱喻相互指涉，不難窺見這位閱歷豐富的美國前外交官啼聲初試，涉足小說創作，即懷有創作史詩鉅構的企圖心。

1950 到 1970 年代，臺灣政經與社會文化各層面都在急遽變動中的時代。經歷了韓戰、越戰的衝擊，以及漸次扭轉臺美關係與冷戰時期國際局勢的重要事件，包括 1972 年尼克森政府與周恩來簽署《上海公報》（*Shanghai Communique*），1978 年卡特政府簽訂《中美建交公報》（*The Joint Communiqué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以及對於定調此後臺美關係影響深遠的《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的通過。蔣氏父子統治下的臺灣對外關係風雨飄搖，而內部雖處於高度戒嚴狀

態，黨外人士如彭明敏卻能頻頻在國內外奧援之下，突破言論與人身箝制，醞釀發聲，呼籲臺灣獨立自決。

也是 1 塊美金兌換 40 塊新臺幣的時代，在美援資助之下，臺灣積極發展基礎建設，從傳統農業社會逐漸轉型過渡到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工業社會，人們紛紛從鄉村湧向城市尋求發展。駐臺美軍顧問團和來臺度假的越戰美軍成群在臺北市的中山北路、民權西路一帶充滿洋風情調的酒吧、俱樂部與夜總會裡尋歡作樂，或集體報名所謂的「遊憩行程」（*Rest & Recreation Tour*），找打工美眉伴遊日月潭、阿里山等觀光名勝。這些生活型態與風格的變遷，現代化的繁華新地貌與物質文化的蓬勃發展，都衝擊著臺灣傳統的價值觀與倫理體系。

《玉鳳》寫的正是這極度壓抑卻又滿懷憧憬的時代，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最光明的時代也是最黑暗的時代。愛情故事發生在這個關鍵性的歷史轉捩點上。臺南富豪 Ko-sa Ong 和德裔美籍記者 Nick Malter 在一次難忘的墾丁潛水行中結為摯友，卻因緣際會地都愛上外省籍的國民黨將軍千金玉鳳，*Jade Phoenix*。聚焦於三人之間的愛欲糾葛、顛沛流離與文化衝突，不僅反映了小人物在臺灣政權遞嬗之下的興衰榮辱，也側寫了臺灣自十七世紀以來備受國際強權牽制，因而發展出種種複雜的殖民心理與始終擺蕩不定的國族認同。從小失去雙親的 Ko-sa，自卑與自豪情緒間替交錯，時如驚弓之鳥，危懼不安，即便賺得千萬財富亦彌補不了無國與無後的苦悶：一個國家與一個兒子，作為一個男子安身立命的根本，卻只能寄託於無望的渴求與自疚，鬼魅般糾結於心。而身為德國移民後裔的 Nick，是另一則漂泊離散、

始終無法「回家」的寓言。在美國、在臺灣，他尋求理解與接納，然而意識形態的藩籬與國家現實利益的算計，卻幾度威脅他執著於消融語言與文化隔閡的純真理想：「接納真實的彼此。（just accept each other for who we are）」，只能慨歎時運不濟：「我們總是被無法掌握的外來力量所操縱。（We've been taken over by foreign forces we can't control）」。正是所有歷經時代震盪倖存者的心聲，在無法抵擋的歷史風暴中浮沉於世，不能自主的無力與滄桑。

唯一令人感到意猶未盡的是女主角玉鳳。自父親失寵於蔣介石之後離奇死亡，她便無所依恃，漂泊各地打零工，一度在酒吧賣笑，滿懷傷痛卻極力維持將軍千金的自尊。但是除了溫柔隱忍，在卑微中堅毅求生之外，只見她從一個男人懷裡滑向下一個男人的肩，她的悲歡笑淚也多因身邊的男人而起。當 Ko-sa 大談生意經而 Nick 感時憂國之際，卻聽不到她的聲音，猜不透她的心思，她只是他們背後一扇含蓄淺笑的錦繡屏風。但是我們卻很難相信這個家庭背景優渥，教養良好，只差一年就畢業的北一女學生竟然對當時的家國劇變如此漠然，無動於衷？當作者把她寫成在沉潛默化中發揮影響力的賢淑中國靜女：不踰矩，不過度，三從四德，溫柔敦厚之際，她也被層層距離隔開，成了一個被刻意神秘化的角色，離我們非常遙遠，依稀她在卻遙不可及。作為全書情感／精神支柱的象徵意義，顯然凌駕了作為一個擁合理性思維、決斷與個性的主體，使這個女子的生命不免略嫌抽象與空洞，欠缺直接撼動人心的力量。

因此，與其說《玉鳳》是一個女人的名字，一段在偶然與誤解之間萌生的愛情，不如解讀成島國命運的寓言／預言。對六七年級的讀者來說，《玉鳳》勾勒出一幅又一幅陌生卻鮮活的政治與俗民生活圖像，這些圖像卻是四五年級讀者蟄伏多時的記憶，如今再度被召喚出來。說故事的人是遠遊歸鄉的人，渴望將帶有自身印記的故事播撒出去，透過敘述來理解生命經驗的意義，期望他的敘述喚醒讀者，在他們身上燦爛開放。「過去要求救贖（the past carries with it a temporal index by which it is referred to redemption）」

（注）。慣看浪花淘盡、秋月春風的作者顯然也聽到了這樣的召喚，雖然他更傾向將一切歸之於「緣分」。

即便國家正名與正常化在當代國際現勢下仍是禁忌，卻無法否定臺灣深處歷經多次殖民與族群融合、文化加乘而積累的豐饒。文化多樣性才是臺灣之光與生命力之所繫，不僅能化歷史悲情與地位未定的劣勢為彈性的結盟空間，亦能彰顯國際主體的氣度與格局。唯有回顧冷戰以來的臺灣史，才能深切了解臺灣當前的處境。在《玉鳳》中我們思索共同的未來，自主與自由的想望始終不滅：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顧城〈一代人〉

#### 注釋

1.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lluminations*. Ed. and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254.